



周易新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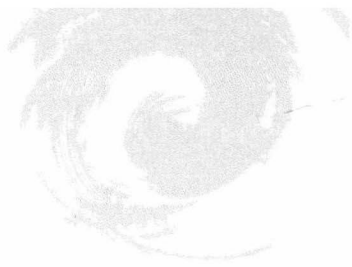
萨满主义的视角

陶 磊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周易新解

萨满主义的视角

陶磊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新解：萨满主义的视角 / 陶磊著. —杭州：
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5.11
ISBN 978-7-308-15074-3

I. ①周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研究
IV. ①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5708 号

周易新解：萨满主义的视角

陶磊著

责任编辑 陈佩钰(yukin_chen@zju.edu.cn)
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晓璐
封面设计 项梦怡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(网址: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17.25
字 数 260千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5074-3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:0571-88925591;<http://zjdxcs.tmall.com>

目 录

绪 论	1
上 经	52
第一卦:《乾卦》	52
第二卦:《坤卦》	55
第三卦:《屯卦》	57
第四卦:《蒙卦》	59
第五卦:《需卦》	61
第六卦:《讼卦》	64
第七卦:《师卦》	66
第八卦:《比卦》	68
第九卦:《小畜卦》	71
第十卦:《履卦》	72
第十一卦:《泰卦》	75
第十二卦:《否卦》	77
第十三卦:《同人》	79
第十四卦:《大有》	81
第十五卦:《谦卦》	82

第十六卦：《豫卦》	84
第十七卦：《随卦》	85
第十八卦：《蛊卦》	87
第十九卦：《临卦》	89
第二十卦：《观卦》	90
第二十一卦：《噬嗑卦》	92
第二十二卦：《贲卦》	94
第二十三卦：《剥卦》	95
第二十四卦：《复卦》	97
第二十五卦：《无妄卦》	99
第二十六卦：《大畜卦》	101
第二十七卦：《颐卦》	103
第二十八卦：《大过卦》	105
第二十九卦：《坎卦》	107
第三十卦：《离卦》	109
下 经	111
第三十一卦：《咸卦》	111
第三十二卦：《恒卦》	113
第三十三卦：《遯卦》	114
第三十四卦：《大壮卦》	116
第三十五卦：《晋卦》	119
第三十六卦：《明夷卦》	121
第三十七卦：《家人卦》	122
第三十八卦：《睽卦》	124
第三十九卦：《蹇卦》	126
第四十卦：《解卦》	128

第四十一卦:《损卦》	129
第四十二卦:《益卦》	131
第四十三卦:《夬卦》	134
第四十四卦:《姤卦》	135
第四十五卦:《萃卦》	137
第四十六卦:《升卦》	139
第四十七卦:《困卦》	141
第四十八卦:《井卦》	143
第四十九卦:《革卦》	145
第五十卦:《鼎卦》	147
第五十一卦:《震卦》	149
第五十二卦:《艮卦》	151
第五十三卦:《渐卦》	153
第五十四卦:《归妹卦》	156
第五十五卦:《丰卦》	158
第五十六卦:《旅卦》	160
第五十七卦:《巽卦》	162
第五十八卦:《兑卦》	164
第五十九卦:《涣卦》	165
第六十卦:《节卦》	167
第六十一卦:《中孚卦》	168
第六十二卦:《小过》	170
第六十三卦:《既济卦》	172
第六十四卦:《未济卦》	175
附录一 《杂卦传》及《彖传》与《序卦传》对卦义的解释	178
附录二 《说卦传》八卦之象列表及虞翻、尚秉和增补之逸象	181

附录三 《周易》与商周政体	184
附录四 《周易》所见商周之际的王臣	203
附录五 《周易》所见商周之际的女性与婚姻	212
附录六 《周易》义理与德礼政治	226
附录七 《易传》的政治思想	240
参考文献	260
后 记	262

绪 论

一、关于八卦的产生

易由六十四卦组成，八卦是六十四卦的基础。传统的也是主流的说法认为，先有八卦，后有六十四卦，此即所谓重卦说。因为帛书《周易》的发现，有学者提出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八卦的观点，^①然应者寥寥^②。不论是先有八卦后有六十四卦，还是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八卦，对于阅读《周易》都没有太大的影响。不过，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，还有其讨论的价值。

按照笔者的理解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多数爻辞的编排，在内容上有很明显的内外卦的区隔，但八卦与六十四卦都远早于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爻辞考虑到内外卦，对于说明二者谁在先这个问题并不能有实质帮助，只能说明，文王当时有明显的三画卦意识。过去讲周文王重卦，又讲《连山》《归藏》皆为六十四卦，为夏、商或神农、黄帝之易，这些说法本身即不能自洽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都是早于《周易》的古易，王家台秦简有《归藏》，至少推翻了过去讲的传世《归藏》为伪书的说法，至于这个书可以早到什么时候，见仁见智，各持己见可矣，然文王重卦说总是不妥的。^③

《系辞传》的时代，已经有了重卦之说，《系辞传》讲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

① 韩仲民：《帛易说略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93—99页。另外，楼宇烈《易卦爻象原始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1986年第1期）曾据数字卦中的六画卦早于三画卦，对于重卦说提出质疑，不过未作结论。

② 笔者孤陋寡闻，只读过邓球柏《帛书周易校释》“前言”对此的回应。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2—32页。

③ 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（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），卷一有“重卦不始文王”札记，已指出此点。

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”，认为六画卦本于八卦。《易纬乾凿度》说“物有始、有壮、有究，故三画而成乾；物有阴阳，因而重之，故六画而成卦”，也是重卦说，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。但《说卦传》讲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……故易六画而成卦，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”，帛书《易之义》引子曰：“易之义，唯阴与阳，六画而成章”，在那个时代人眼中，易又是与六画卦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又不是那样一目了然。

这里，笔者拟从易的占卜与成物的两种功能的分疏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三画卦似乎也可以用于占卜，虞翻记“道士言易道在天，三爻足矣”；^①汪宁生《八卦起源》中提到凉山彝族的“毕摩”根据三个数判断“打冤家”、出行、婚丧等事，^②三个数根据数字卦的知识，是可以转换为三画卦的。据此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占卜从三画卦到六画卦的发展过程；而有了这个线索，考古中发现的由四个数字、五个数字组成的卦，或许都可以得到解释。从三画卦到六画卦，也许并非如后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重叠，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探索而找到的一种占卜方法。这个线索很吸引人，不过笔者并不打算接受它。

从目前的六画卦的占卜情况看，大多是运用变卦或之卦占法，^③而汪先生找到的材料是用单独的三画卦进行的占卜，当然这可以用这种占法更原始来解释。但问题是变卦占法是与萨满巫师的灵魂出游联系在一起的，其与用单个的三画卦占卜法恐无法联系到一起。据汪先生所述，那种占卜法只有八种可能，巫师没有借助自己的神灵达到凭己意解释卦兆的可能。占卜是一种权力，越是早期，这种权力越是为少数人所垄断。如果不需要巫师通神就可以占断吉凶，似乎不符合萨满主义的一般原则。所以，仅仅将目前所了解的用三画卦占卜的

① 《三国志·吴书·虞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虞翻别传》所载虞翻奏文。

② 汪文原载《考古》1976年第4期，后收入黄寿祺、张善文编《周易研究论文集（一）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③ 据李学勤《清华简〈筮法〉与数字卦问题》（《文物》2013年第8期），《筮法》对于数字卦占法的理解是以三画卦为单位的，用四位分析法进行占断，不是之卦法。不过，用四位分析法，其占卜结果是8的四次方，与《焦氏易林》林辞数相同，《焦氏易林》林辞之题形式上仍为某卦之某卦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数字卦仍可以理解为是之卦占法，只不过其与《周易》的“乾之姤曰潜龙勿用”所关注的东西不同罢了，而这个不同或许是数字卦没有出现类似《周易》九六的原因。而以八卦为基础进行占卜，某种程度上对尚乘和从卦象角度解读《焦氏易林》的发现是一个支持，所谓“八卦以象告”。当然，四位分析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单个的三画卦进行占断。

材料与六画卦占卜的材料联系起来,就得出六画卦是从三画卦发展而来的论断,表面上看符合事物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,却不合情理。而有些事物的发展是可以先繁后简的,在笔者看来,三画卦用于占卜就属于这种情况,是一种简易占法。

事实上,《系辞传》之强调八卦,看重的是八经卦之象;而易卦之用于占卜,按照《系辞传》的解释,是必须刚柔相推、八卦相荡的,单个的三画卦不能满足这个要求。所以在《系辞传》作者的眼中,八卦之象与三画卦之占卜是没有关系的。事实上作者也没有三画卦可以占卜的概念,其言“八卦以象告”“八卦以小成”“八卦定吉凶”,并不意味着三画卦可以独立运用于占卜,而应该是在用六画卦占断时以分析三画卦为基础。^①而前引汪先生所举的例子根本不涉及卦象问题,而道士的三画卦足矣的话大概是从数成于三的角度立论的。

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,既然是六画卦为占,为什么要运用三画卦之象去理解占卜的基础呢?这只有明确三画卦曾经用于占卜,并且其占卜的基础也是三画卦之象,这样才好理解。这个理解是从八卦之象去理解占卜的思路能够成立的基础。

三画卦之象是与成物巫术联系在一起的。前引《乾凿度》说三画成乾,实际上是从生物的角度立论的。《乾凿度下》有“八卦之生物也,画六爻之移气,周而以卦”,把前后两种叙述联系起来,前者是以乾作为八卦的代表,而八卦都有成物的能力。《系辞传》有“乾知大始,坤作成物”的话,《象传》有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(其中载字当训为成),坤卦成了生物、成物的代表,与《乾凿度》不同。按笔者理解,这是与《归藏》与《周易》的首卦变换联系在一起的。在《归藏》中,成物应是与乾联系在一起的。《归藏》卦辞有两类,一类是占筮记录,一类则不是,其内容可能是与成物巫术联系在一起的。最典型的是兑卦,“兑=黄衣以生金,日月并出兽□□”,其中的“以生金”显然是祈求生金,前面的黄衣则可能是巫师穿的衣服,穿黄衣,求黄金,正符合巫术的法则;后面缺了两个字,猜想是祈求野兽繁殖,以供猎取的话。《归藏》中乾的卦辞不属于占筮记录性质,而与兑卦相类,其辞云“朝=不利为草木,贲=偶下□□□”。“为草木”之“为”,当理解

^① 清华简《筮法》似乎支持《系辞传》的这段论述。

为化生，前云不利，似与祈求不符；但反过来看，它应该也是与祈求巫术联系在一起的，肯定不是占筮记录。纬书按笔者理解是巫系文化的撰作，《乾凿度》属于巫易的观点，与《周易》本当有所不同。笔者以为，在巫术中，象与生物成物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三画卦的强调，是与巫术成物关联在一起的。不仅如此，六画卦也有成物功能，前引两节《乾凿度》文字都包含了这种意思。《周易》晋卦卦辞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，如果接受闻一多的解释将锡理解为求，那么这个卦的卦辞所显示的是在《周易》创作之际，仍有用六画卦行祈生巫术的。《系辞传》的观象制器背后所隐含的也是六画卦可以成物的意思。《大象传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成物意识的显露，不过所成之物主要不是自然物，而是人自身与社会。

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，对于易来说，究竟是占卜重要，还是成物重要？如果是占卜重要，我们很难承认重卦说；如果是成物重要，重卦说也许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成物用的符号，可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。但从《系辞传》坤以简能的思想出发，成物之术尚简，所以更可能是先有六十四卦，后有八卦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六十四卦在先，八卦在后。

有趣的是，笔者曾根据《系辞传》“易有太极”章分析六十四卦的构成，发现欲以阴阳理论分析六十四卦，只有三画卦可以完整地解释六十四卦的构成。其中笔者附加了一个条件，即根据太极图的原理，易卦必须是两种连续的力量的组合；^①或者是一种单纯的构成，像乾坤那样的卦^②。这里将分析的结果重复如下：

两仪组：

纯卦：乾、坤

一阳五阴：复、师、谦、豫、比、剥。

二阳四阴：临、升、小过、萃、观、颐。

三阳三阴：泰、恒、咸、否、益、损。

四阳二阴：大壮、大过、遯、无妄、中孚、大畜。

^① 力的观念，易史文献中是存在的，《易纬乾坤凿度》“日力月力”，郑玄注“力，其八卦生之权力”。这里也是讲八卦有与日月相同的生物的力量。

^② 见拙著《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》下篇第一章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。

五阳一阴：夬、姤、同人、履、小畜、大有。

四象组：

纯卦：既济、未济。

一太阳二少阴：需、鼎、革、讼、家人、睽。

一太阴二少阳：晋、屯、蒙、明夷、解、蹇。

一少阳二少阴：井、旅、随、涣、贲、归妹。

一少阴二少阳：噬嗑、节、蛊、丰、困、渐。

八卦组：

纯卦：坎、离、震、艮、巽、兑。

运用两仪去分析，只有三十二卦符合条件；运用四象去分析，满足条件的达到五十八卦，还有六卦不能满足，这六卦恰恰是八纯卦中除乾坤外的六个卦。要想将这六个卦涵括进去，用于分析的工具必须是三爻画，这六卦正好都是三爻画的纯卦。而由这六个三爻画，又不能分析乾坤二卦，所以还要加上乾坤两个三爻卦。这样，八卦就诞生了。由这八卦，六十四卦的构成就全部得到了说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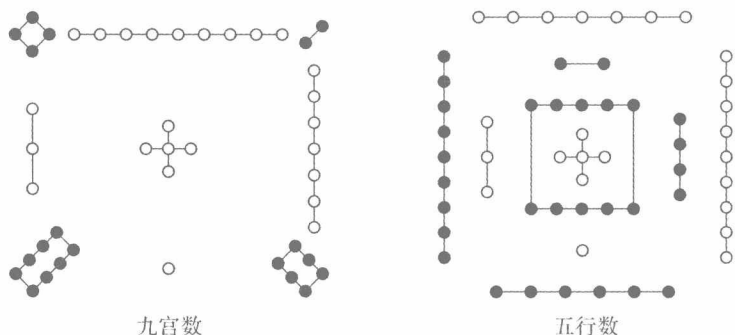
这只是一个逆向的拼合游戏，远古时代的人会不会玩这种游戏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从“易有太极”章看，很难说古人不知道这样去分析。遵循这种思路，八卦就是晚于六十四卦出现的。

有必要指出的是，或据习坎之名，以为是坎卦相重而成，推断先有八卦，后有六十四卦。这个推断也不一定成立。它是建立在卦体必有卦名的基础上的，但卦体有卦名，本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。前揭凉山彝族的“打冤家”占法，所得八个数字组，就没有名称。而现在看到的数字卦材料，也无一例标示了卦名。笔者曾推想伏羲作八卦，是由六十四卦析分出八卦；那么八卦之名，应该在此之后产生，六十四卦卦名则更在其后。^① 六十四卦卦名本身有变迁，也说明卦本身原是无定名的。

^① 据李学勤先生介绍，清华简《筮法》仍无六十四卦之名，但有八卦之名，这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明六十四卦卦名晚出。

二、关于河图、洛书

中国文化的起源有诸多的谜，河图、洛书是其中之一，它们都与易相关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河图、洛书究为何物，引起后人无限遐想。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，是所谓九宫数与五行数（取自朱熹《周易本义》书首）。



关于河图、洛书与两幅数图的对应关系，有两种说法，现在流传很广的是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书前所列易图，以五行数图为河图，以九宫数图为洛书。然其前刘牧的认识正好相反，是以九宫数为河图，五行数为洛书。^① 如果河图、洛书确实是两种数图，那么正确的匹配应该是刘牧的认识，即河图为九宫数。洛书为五行数，此点笔者以前已有论辩，^②此略。这里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，结合古代宗教宇宙论，借助对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版的解读，谈一点关于河图、洛书之起源的想法。

关于河图、洛书的起源，传统的说法就是河出图，洛出书，这是神话思维，现在很少有人相信。然此说法亦有其象征意义（此待笔者讲完对河图、洛书之起源的理解再论）。按笔者理解，河图、洛书的出现，是与古代宗教宇宙论中“司天”与“司地”两种派别的分立联系在一起的，^③或者说是因为有了宗教宇宙论中天与地的分立，才有了河图、洛书。最浅显的证据，是九宫数与五行数之形为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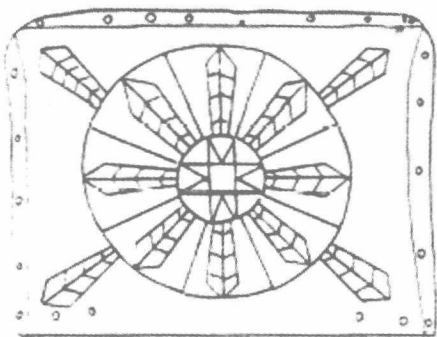
① 参李申《易图考》第三章第十一小节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② 参拙著《从巫术到数术》第五章第五小节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。

③ “司天”与“司地”是《国语·楚语下》观射父论南正重与火正黎之职所用之语词。

圆一方，^①而圆与方则是天与地的象征。关于上古天地分离的宗教宇宙论，笔者论之已夥，此略。^②总之，河图、洛书虽暂无实物可证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们一定是颛顼绝地天通以后的产物，绝不能远于五千年以上。因为天地分离的宇宙观，是五千年以来的事情。

这样的理解，似嫌武断，也很难找到证据支撑。但只要承认上古宗教宇宙论有一个从合到分，再从分到合的发展过程，这样的理解就是合理的，并且这应该是理解河图、洛书之起源的较好的思路。说河图、洛书是天地分离的宗教宇宙观下的产物，虽然找不到文献的证据，但却可以找到反映天地分离之前的天地合一的宗教宇宙观，同时包含河图、洛书信息的文物证据，此即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版。



凌家滩玉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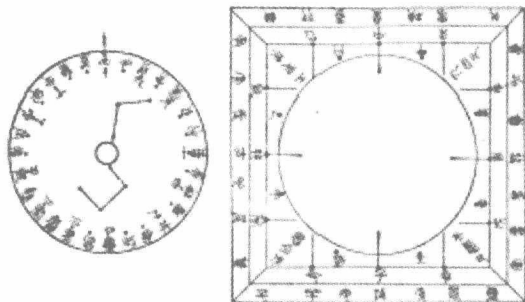
凌家滩玉版出土之时，曾经引起广泛的关注，不少学者撰文讨论。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它有天圆地方的象征内涵。笔者以为，它是天地分离之前以形与数象征天地的圣物，是孕育河图、洛书的母体。天地分离以后，河图、洛书就是从这个圣物分离出来的。

玉版夹在玉龟中，笔者认为它是龟可以往来于天地之间的象征。但关于其中何种组成元素指示天地，或者说在玉版上天地是以何种形式表现的，笔者的

① 九宫数之为圆，有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九宫式盘为证。

② 参拙著《从巫术到数术》第一章、第三章第二小节、第五章等；另外，笔者《早期易学史新探：以出土文献为基础》（见拙著《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）第二章也是以这个基本论点为基础展开的。

理解与其他学者的认识有所不同。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象征天地结合的图形上，天圆被安排在图形的正中央，如发现的汉代六壬式盘。



六壬式盘

凌家滩玉版，表面上看，也是中央圆，版形方，合于天圆地方，并且与战国秦汉的式样一致。但问题是，古人言方，多为正方，尤其是涉及宇宙论之时，玉版之方形为长方，非正方。再者，五千年前与两千多年前，文明发展程度不同，器物的用途也不同，对于天地结合的表现形式，不一定一致。所以，笔者认为，以玉版之矩形为大地的象征，是不准确的。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玉版没有象征大地的方形呢？那倒不是。笔者以为，玉版中央的习称为八角星形的图案，就是方形大地的象征。

关于八角星形，学者有不同想法，笔者以为是商周时期“亞”形的早期形式。如果我们把八角中相对的两个角共四组，用线连起来，就是商周时期的“亞”形。即便不连，“亞”形的基本样式还是可以看出来。而其所以用八角星形来表示方形大地，则与我们要讨论的河图、洛书有关系。

河图为九宫数，其中五居中央，另外八个数分居八方，这比较容易安排。玉版上八角星形外面的一圈，八个圭形图案指向八个方位，每个方位间又有线隔开；如果加上中央的圆形，为九个区域，而整体又有圆线包围，这实际上就是九天的象征。如果要标数字，每个圭形图案的顶端可标一数，中央可标一数，后世的九宫数正是这样安排的。洛书为五行数，十个数分五方排列，每个方位安排两个数。如果单用正方形表示大地，十个数的安排就有问题，至少不能清晰地表示图形上可以标出十个数。用八角星形或“亞”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五

行数,四方各有两数,另两数居中央,八角星形或“亞”形的好处就在于其四方各有两个端点,这样八个数的位置就有了准确的安排,这与九宫数可以标数于圭形图案之端点的设计初衷是一致的。而两个数居中央,不作专门标识,与九宫数之中央不作标识相同。事实上中央本身就具有标识意义,可以不再另外用图形指示。

既为河图、洛书,光有形还不够,必须有数的标识才行。很显然,要在二者重合的图像上把十九个数字都标出来是不可能的。无论是从美观的角度,还是实际的可行性,完整地标出十九个数字,都是不现实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河图、洛书因为是分开的,所以才会有九个数与十个数的完整标识。因为分开后,完整标识就是现实可行的了。

玉版也有数字标识,但学者都没有往河图、洛书的方向考虑,所以给出的解释让人觉得不是很贴切。玉版的四周各有一些钻孔,从图形上看,意义似有不同。顶端与两侧的钻孔相较于底下的钻孔有明显区别,顶端与两侧的钻孔,除顶端右侧有两孔挨得特别近以外,排列相对疏密有间,并且都有界栏与中间的图案隔开。底下的钻孔没有这两个特征,所以,笔者认为,它们的意义不能相提并论。这样一来,玉版上的数字就可以与河图、洛书联系起来。底下的四个钻孔,即数字四暂不考虑;只剩下顶端的九个钻孔即数字九,两侧各有五个钻孔,合起来是数字十。河图、洛书单纯从数字的角度判别,就在于九与十的不同,河图是九个数,最大数是九;洛书是十个数,最大数是十。玉版上的九与十,指示的应该就是后来的河图之九与洛书之十,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河图、洛书,只是与天地关联罢了,天九地十。但我们说河图之九与洛书之十,是从玉版上分出来的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最不可思议的是,玉版用钻孔表示数字,后来的河图洛书也是用圆点表示数,而不是直接写成数字,九就用九个圆点表示,十就用十个圆点表示;并且十个圆点也是因为太长,分成两列。玉版将十分成两个五,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相同的。

从这个角度看玉版,它上面的图与数,就是河图与洛书未分化前的合体形式,河图与洛书只不过是将其要表现的内容分开表现。而分开表现,则是宗教宇宙论中天地分离状态下的产物。

玉版还包含河图、洛书所不能包含的信息,即天之四维的观念,这里顺便提

一下。在大圆圈的外面，还有四个圭形图案，大圆圈是天的象征，这四个图案应该就是通常讲的天之四维。这个四维观念对于我们认识早期的宇宙论有积极意义。盖天说中有一个难题，即天既如覆盘，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神话给出的解释是天有四根柱子，或者有巨龟背负着天，等等。盖天说对天还有一说，即天如张幕，张幕虽不会掉，但会飘走，就得有维绳牵张，四维就是张幕之绳。^① 玉版主人的宇宙观，应该就是天如张幕的盖天说。天如张幕，大地在其覆盖之下，其以象征大地的八角星形居中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玉版底下的四个钻孔，据笔者理解是与四维观念对应的，表面上看，四孔并不在四维的维度上，而是集中在下方，与四维观念无关。笔者猜想，四孔钻在底下，应该是与玉版主人生前是将玉版用绳穿系挂在脖子上有关。系孔钻在下部，倒挂在胸前，使用时正好使表示天的九个钻孔朝上。钻四个孔，暗示天有四维牵张。河图、洛书是天地分离的结果。天地既已分离，跟盖天说相关的种种问题也不用考虑，当然也就不再表现天的四维的内容了。

现在简单谈一下古代人关于河图、洛书起源说法的象征意义。古人讲龙负图自河而出，马背书自洛而出，虽是神话思维，但同样具有象征意义。在古人的知识中，河发源于昆仑，昆仑是连接天地之山，所以古人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说法。而龙是往来于天地间的神物，在巫易时代，是巫者假宾于帝的工具；^②而在《周易》中，乾卦完整描述了龙的从出生到在天的过程。河图的神话传说，本身即暗示了它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，这是其当为圆形的根据。洛书，笔者以为，其虽然是从洛水中来，但更重要的指示意义是其与洛邑的关联。洛邑为天下之中，是大地的象征，所以洛书是方形；其由马背负而出，马是与地联系在一起的，《周易》坤卦即讲利牝马之贞，所以这个传说本身也包含着洛书与大地的联系。

如果这个解读不误，河图、洛书可能并非同时出现。洛邑之营建，是西周初年的事情，而易从巫易向史易的发展，时间也是在商周之际。^③ 在宗教宇宙论天地分立的阶段，巫易不太会关注关于地的问题，作洛书的可能性不大。事实上

① 关于四维的这个理解此前已有学者提出，非笔者首创。

② 此说出自马王堆帛书《二三子问》，金春峰先生较早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参其《〈周易〉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》（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）。

③ 关于易由巫易向史易的发展，参前揭拙著《从巫术到数术》第二章。